十先生奧論註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奧論註前集卷上

文淵閣寶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一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二

闕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三

闕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四

闕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五

闕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五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六

考古論

呂祖謙

漢文帝 此篇論不盡人之財力情

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彼治天下者不止為一朝一夕之計固將為子孫萬世之計也為萬世之計而於財於力於情皆使之不可繼則今日盡之將如來日何今歲

盡之將如來歲何今世盡之將如來世何是以聖人非不知間架之稅足以盡榷天下之利而每使之有餘財唐德宗建中四年六月稅屋間架筭除陌錢非不知閭左之戍足以盡括天下之役而每使之有餘力前食貨志始皇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非不知鈎距之術足以盡擿天下之詐而每使之有餘情趙廣漢精於吏職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其去彼取此者終不以一時之快而易千萬世之害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

之財本賛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敢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匈奴傳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下詔遣灌嬰將擊右賢王走出塞十四年匈奴單于以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周舍張武等為將軍往擊胡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後四年車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大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賜之金錢本賛吳王

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當是時流澤淳厚極熾而昌使心一向於靡民財則固可以建神明通天之臺郊祀志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乃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來神仙之屬固可以備千乘萬騎之駕選班固東都賦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固可以泛沙棠木蘭之舟固可以設魚龍曼衍之戲而文帝不為使心一向於用民力則豈無絳灌之將高祖賜爵列侯周勃食絳惠帝六年為太尉十年誅諸呂文帝時灌嬰為丞相匈奴入北地上令嬰將騎八萬五千擊之豈無表餌之策賈誼贊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

矣

豈無南北之軍呂后紀周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豈無銅虎之符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而文帝亦不為使心一向於索民情則

命晁錯以任術數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太子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願陛下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命郅都以按刑獄都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又遷中尉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命朱建以治縱橫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命周湯以窮暴酷武帝時張湯為廷尉舞文巧詆義縱為南陽太守以杜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後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而文帝又不為文帝可為而能不

為以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所留也及至武帝志大而心勞功多而志廣材智勇敢之臣與時俱奮桑弘羊之徒算舟車告緡錢以罔天下之財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元狩四年用度不足初算緡錢元鼎三年令民告緡者以其半予之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取自我始取之也衛青之徒絕大漠開朔方以竭天下之力元朔六年夏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舉自我始舉之也張湯之徒窮根柢究黨與以盡天

下之情見上注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察自我始察之也取文帝之所不能取舉文帝之所不能舉察文帝之所不能察則弘羊張湯衛青之屬果勝文帝耶蓋文帝為天下計而弘羊張湯衛青之屬為一身之計故不同也惟其為一身之計故興利之臣則曰窮之者漢之民也非吾民也罔漢民之財則可以釣吾之爵位何愛焉至於財盡而散則他日司會之責耳武力之臣則曰疲敝者漢之民也非吾民也竭漢民之力則可以釣吾之

爵位何愛焉至於力竭而亂則他日將帥之責耳典獄之臣亦曰假煉者漢之民也非吾民也探漢民之情則可以釣吾之爵位何愛焉至於情盡而變則他日執政之責耳利在於己害在於君利在於近害在於遠此所以安為而不顧也嗚呼桑弘羊衛青張湯之屬方欲謀身固不暇為漢慮矣而武帝獨何為棄六世之業以快二三臣之欲耶君子以是益知文帝之不可及也雖然舉事求可繼非惟人君為然也至於人臣謀身者亦如

之白起為秦將長平之事坑趙卒四十萬是不可繼之師也可一不可再也起惟顧身而不顧國故竭智力於一舉以僥倖不次之賞豈復料其再駕於趙哉及秦復命之伐趙卒不行而死非惡行而樂死也雖欲行而法不容再行也使起預知己之復用師也則必撫納新附還定新集不為長往不來之計矣趙王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使白起為上將軍擊之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以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何晏注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

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故求為可繼者非特為國亦為身也求為不可繼者非特不為國亦不為身也吾又論之以為小人之戒

武帝

此篇論假儒術以欺天下

人君之道與人臣不同人臣假儒術以為姦將以欺其君也將以欺君而取爵祿也小欺則爵祿小至大欺則爵祿大至假儒術而每有所得則小人假之以自售亦其職也至於人君假儒術將何所求哉天下者吾自有

之天下也治則吾自受其利亂則吾自受其害今內為貪暴奢泰之行而外假仁義禮樂之名使其不足以欺人耶其亂亦自若也治亂之實初無一毫加損而徒為是紛紛吾不知其果何為哉昔漢武帝假儒術以欺天下講東封開西域平南越討北戎峻宇雕牆淫刑酷罰其去始皇不能以寸而稽古禮文之事洋洋乎若與唐虞三代比隆本贊號令文章煥焉可述而有三代之風一時尊寵之臣如公孫弘以春秋欺武帝位至丞相爵為通侯儒林傳序弘以治春秋為

之害非特及於當時其害乃見於宣帝之時宣帝之尚雜霸不喜儒元帝為太子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是非特宣帝之罪也彼見用儒之效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耳折膠墮指之寒不生於冬而生於盛夏流金爍石之旱不生於暘而生於淫雨然則宣帝之不用儒豈非生於武帝之假儒術耶

宣帝此篇論好申韓之說

嗚呼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遠耶史申不害為韓相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號申子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亦著書傳于後世秦始皇二世用之以亡其國趙高李斯用之以亡其身史始皇紀斯曰若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專任獄吏樂以刑殺為威始皇崩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尊用趙高申法令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者宗室振恐三年趙高為丞相竟按李斯殺之闕東盡畔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與其壻閻樂謀誅二世二世自殺二世兄子公子嬰為秦王遂刺殺高三族高家以徇咸陽生乎秦之後者可以戒矣而漢晁錯復明申韓佐景帝更律令削七國天下幾至於亡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景帝即位錯數言事輒聽

法令多所更定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後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錯斬東市甘蹈亡秦之轍而不顧焉生乎晁錯之後者可以重戒矣宣帝復好觀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見前篇注甘蹈晁錯之覆轍而不顧焉彼申韓之說其入人之深雖明君賢臣皆陷溺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止奔走天下誠足以稱快一時也樂其一時之快而不暇顧其它日之害此其說所以盛行於世歟觀宣帝之為君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其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

勵精之效初非申韓之功也本贊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信威北夷單于慕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矣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石顯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時帝被疾遂委以政事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外戚傳孝宣許皇后許伯皇后父史商宣帝外家成帝立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元康二年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要斬神爵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殺五鳳元年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二年平通侯楊惲大逆不道要斬哀帝贊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臨朝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闕三大釁終以亡國此豈

非撲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大為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亦為基禍之主其功罪相半者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昔者聖人亦知遲之不如速鈍之不如利矣然其為治乃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語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易恒卦云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遲鈍迂闊每不若申韓之速獨何歟使聖人而不知此理耶是不智也使聖人知而不行耶是不仁也不仁不智豈所以為聖人哉殊不知聖人慮事至精也其舉事厭遲而惡

鈍亦與人同也使有道於此加頃刻之捷則聖人已先為之矣惟其原始要終探端窮本知吾道雖有歲月之遲而終成千百年之安申韓雖有歲月之速而終貽千百年之害故去彼取此也由是論之則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其理甚明宣帝不知此理反非太子用儒之諫見前篇注豈天未欲斯民見三代之治耶

于定國此篇論不言四誅

治獄者非死生禍福不入其心未足與議也苟死生禍福入其心則迫於權勢奪於威武雖有平恕之志亦變而為暴酷矣張歐之在文景時世共謂之長者也每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泣涕面而封之其慈祥豈弟之風溫然可挹也至於與莊青翟等劾鼂錯加以大逆無道之罪腰斬錯而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其殘賊忮忍雖張湯杜周亦不過如此以其前後觀之判然若二人焉此無它歐雖天資平恕而習

中初無所守故當景帝之怒錯則震懾失趍黽勉順指陷於綦酷而不能自拔也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後世言治獄者必稽焉然吾嘗考其實亦張歐之流耳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而以甘露二年遷御史大夫凡十七年之間麗於刑書者无不出於定國也趙廣漢以元康二年誅蓋寬饒以神爵元年誅韓延壽以五鳳元年誅楊惲以二年誅（並見前篇注）皆當定國為廷尉之時然此四誅皆宣帝之太過而千載之所痛憤流涕者

也吾不知定國嘗爭之耶其亦未嘗爭之耶若其不爭
則其罪固無所逃就使嘗爭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未聞可以不從而但已也爭與不爭其失等耳夫定
國身為廷尉上則陷君為淫刑之主下則自以為暴酷
之吏以事君則不忠以謀己則不智不忠不智君子之
大節已虧矣乃反屬意於郡國鰥寡之間略於大而謹
於小吾未見其為平恕也向使定國有剛毅之操不以
死生禍福移其心如張釋之斷犯蹕盜環之獄雖帝之

所甚怒而必輕之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乗輿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足也

劾太子梁王之失雖帝之所甚愛而必糾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奏之

當官而行不吐不茹

則趙蓋韓楊之徒亦庶幾不死矣成王命君陳曰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定國

獨未見此論耶

韓延壽 此篇論風俗如古

風俗之變初无常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記檀弓云曷嘗有古今之異哉昔之陋儒以為風俗自厚而之薄猶人自少而之老古之俗厚猶人之方少者也今之俗薄蓋人之已老者也薄者不可復厚亦如老者不可復少張耒論法云嗚呼何其不思甚耶將以三皇之俗為厚乎則黃帝之末胡為有蚩尤之亂史紀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殺蚩尤將以五帝之俗為厚乎則帝舜之世胡為有三

苗之亂書竄三苗于三危將以三王之俗為厚乎則夏商之季胡為有桀紂之亂蚩尤之亂無以異於項羽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秦民之不如古特高帝不如黃帝耳三苗之亂無以異於七國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漢民之不如古特景帝不如大舜耳桀紂之亂無以異於煬帝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隋民之不如古特太宗不如湯武耳自古至今同戴一天同履一地同賦一性日月不變也耳目

間事賢如宣帝乃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見前元帝紀云君臣上下同趨於刑名法律簿書期會之間元復遠略賈誼疏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王吉疏公卿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非太平之基也惟延壽承潁川趙廣漢告訐之俗獨能取世所姍笑為陳腐迂闊者次第而行之百姓遵用其教至於賣偽物者棄之市道其在東郡馮翊如潁川之治洋洋乎弦誦之聲肅肅乎俎豆之容庶幾乎治古矣徙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先是趙廣漢患其俗多朋黨令相告訐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

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彼謂風俗不可復古者果如何哉大抵後世之患出於待古太高而待己太卑惟待古高故自疑而不敢為待己卑故自棄而不復為殊不知三代雖遠其理常存茍能盡其理則夫何遠之有哉故萬石君處家而子孫燕居申申此一家之三代也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塵而還此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而童子不取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恭拜中牟令肥親往廉之

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延壽之治潁川庸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而論之則風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古不必易今不必難惟其人而已安可是古而非今哉

蕭望之 此篇論剛論不受辱而死

君子必有堅忍不拔之操然後小人不能犯吾之所忌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何其多端也遇人之介者則必辱之遇人之廉者則必汚之遇人之剛者則必折之遇人

之直者則必誣之蓋介者必不受辱廉者必不受汚剛
者必不受折直者必不受誣凡此者君子之所忌也小
人知君子之所忌而直犯之君子不知而墮其計中大
則死小則亡前後相望可不爲大哀乎昔驪姬將有奪
嫡之謀謂優施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
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又不忍人精潔易辱不忍人自
忍也驪姬用其計以歸胙誣申生申生自殺見晉國語云魏
公叔爲相尚主而害吴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吴起

之所忌哉蕭望之秉直道而不容於恭顯終於殺其身
吾以望之亦有罪焉望之自始見霍光不肯露索挾持
甘心於抱關之役時霍光秉政丙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召見先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至前說光曰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致白屋之意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仲翁至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顧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其後為平原太守則不自得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云云
為左馮翊則移病宣帝

不受辱忍而死遂汲望之下廷尉而望之果如其所料

終以自殺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劉更生金敞拾遺左右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與史高爲表裏議論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用宦者非國舊制違古人不近刑人之義繇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請謁者召致廷尉上赦望之罪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白望之坐薄

罪必无所憂上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吏者至召望之望之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恭顯定計於前汲效於後如取如攜無錙銖之差者以望之之賢而不能出於小人之所料此有志之士所以為之流涕太息而不能已歟嗚呼望之社稷之鎮也使不感慨自殺則元帝雖不盡用恭顯亦終有所忌憚而不敢發其惡亦少瘳矣幸而天假之年至于成帝之世安知其不能坐銷王氏代漢之禍乎是望之死生實漢室之所由存亡也望之縱不自惜獨不

為漢惜乎又況望之素以大儒自處一旦臨事乃自經
溝瀆與田光侯嬴之徒比豈天之棄漢而奪其魄耶何
其謬戾若斯之甚也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六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七

時政論　　　　呂祖謙

苟且（此篇論心不可二用）

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人之心固不可二用也勤於公則必苟於私勤於私則必苟於公二者不可得而兼惟觀其所向之何如耳古人之材即後人之材也古人之智即後人之智也然古之治後之亂者豈材智

之有異耶特古人用之於公後人用之於私而已惟古人用之於公故於私不得不苟以衛公子荊之事觀之其宮室始有則謂之苟有及言其少有富有則又謂之苟全苟美其言每謂之苟者非薄於私也不苟於公則必苟於私也惟後人意在於私故於公不得不苟以漢賈誼之言觀之其論大臣則以為有患苟免及論羣下則又言俱亡恥俱苟安誼疏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其俗每趨於苟者非薄於公也不苟於私則必苟於公也蓋水盛則火滅寒往則暑來陽消則陰長公私之相勝亦若是則已矣自漢及唐以公滅私苟且之風盛於天下如董晉爲相史臣譏其懦弛苟安時則有苟且之相唐晉贊懦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如劉知幾謂救伯遷代太速懷苟且之謀時則有苟且之牧武后天冊萬歲元年知幾表云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如趙憬議考課欲格庶僚苟且之心時則有

苟且之吏德宗時惸獻審官六議四議考課曰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則无苟且之心滯淹之處如劉祥道謂官懷去就而民苟且時則有苟且之民顯慶中祥道疏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上至於相下至於民莫不趨於苟且則政事何由而理乎紀綱何由而振乎風俗何由而厚乎如使當時之人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家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可以不下席而躋咸五登三之盛矣竊嘗歷考漢唐之際其粗能去苟且之弊者惟漢宣帝

而已迹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本贊云上下相安蔑有苟且之意摳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亦庶於古矣然宣帝之草苟且徒變其外而不變其內也徒制其末而未制其本也而黃龍之詔有計簿之欺避課之戒元年詔方今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豈非苟且之俗未盡除乎楊惲之言有縣官不足為盡力之謗惲兄子譚謂惲曰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豈非苟且之志未盡遷乎蓋宣帝導之

以政而不以教束之以刑而不以德苟且之弊所以迹化而心不化也如使人君皆能本德教以化苟且之心則荀卿不苟之篇可以無作君子行不貴苟難説不貴苟合云云

責實此篇論尚實所以去名

善除弊者不去弊善治疾者不去疾善抑虛名者不去虛名蓋天下之事將欲奪之必先與之將欲拘之必先縱之苟驟禁而遽絕未有不反受其害者也故不忍弊之多欲一朝而去焉外雖若去而弊源實藏於冥冥之

中矣不忍疾之苦欲一朝而去焉外雖若去而病源實藏於冥冥之中矣彼善除弊者初未嘗驟去其弊也徐以待之默以觀之使姦態偽迹盡起於前然後從而鋤其窟穴則弊不得而遁矣善治疾者亦未能驟去其疾也寬以養之緩以療之使宿疹積毒發見於外然後從而窮其標本則疾不得而留矣抑虛名之道亦猶是也世之尚虛名者其根甚固其流甚長其風甚熾苟疾虛名之亂眞播為號令制為賞罰欲言掃而去之豈不

足以稱快於目前哉然異時邀名之士皆將矯為務實以投吾之所好今日之朴野即前日之浮華也今日之木訥即前日之辯捷也今日之恬退即前日之奔競也服勤簿書者乃不解訴牒之人恪居官次者乃不辯馬曹之士巧詐百出而渾厚質實之君子併為當世所疑賢否一區真偽一塗愚智一揆憒憒然莫之能分非特名不可見而實亦不可見矣始欲去名而終至於失實是豈為治者之意哉亦取之太迫致之无術而已大抵

致剛必以柔致寬必以猛致實必以名欲爲之於此必形之於彼欲爲此而先以此示天下亦迫而無術矣是故明君之治天下也將責之以實先取之以名開之以其塗示之以其利天下之名爭至於吾前以文學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董仲舒之實公孫弘之僞皆見矣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以政事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黃霸之實王成之僞皆見矣王成爲膠東相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

自增加以蒙顯賞黃霸為頴川太守百姓純化興于行誼以忠直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向之實谷永之偽皆見矣劉向傳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谷永建始三年詔舉方正直言極諫永於經書汎為疏達不能浹洽如劉向黨於王氏上不甚親信也以理財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晏之實裴延齡之偽皆見矣晏贊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可謂知取予矣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奸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彼皆趨之吾始得而知之是則自獻其名乃自獻其實也世之好名者知吾必察其實皆砥礪濯濯言不敢過行譽不敢過情茍實之未副惴惴然惟恐名之聞於

上以蹈浮虛之罰又豈有求名者乎由是言之善為治者尚名乃所以去名不善為治者尚實乃所以失實善為治者天下以名為實不善為治者天下以實為名特在用之如何耳名何負於治哉聞漢宣帝之綜核名實矣不聞其去名也（本贊孝宣之治綜核名實信賞必罰）聞諸葛亮之循名責實矣不聞其去名也（陳壽評曰循名責實虛偽不齒）名者正吾所資以責實之具柰何先去之耶嗚呼無弊之可指為吏者之所懼也無疾之可見為醫者之所驚也無名之可稱

責實者之所憂也見其弊然後可革見其疾然後可療見其名然後可核未識其實而先去其名吾不知所以為治矣抑嘗聞之立高帝之朝而進用儒之說世莫不以為踈也然用儒者實高帝之所當急立武帝之朝而進偃兵之說世莫不以為迂也然偃兵者實武帝之所當先處責實之世而論尚名人孰不以為愚且惑耶然理有似緩而實急事有似異而實同使深識之士心平氣定而思之未有不始而愕終而悟也此亦老氏所謂

之舟已具（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作相命之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尚書中候云太公釣於磻溪大明詩牧野洋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彼為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薄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材而後有非常之舉商有天下六百年其不試而用者二人而已今人輒以此自許何後世之多伊傅耶周有天下八百年其不試而用者一人而已今人輒以自許何後世之多太公耶多見其不知量也然則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

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礪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而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然後知其始困之乃所以深愛之也請以近取譬之言世有愛其子者坐之高堂食之芻豢足迹未嘗及門自以為愛之之至矣彼鄉人之父則不然使其子躡屩擔簦犯風雨冒霜雪以

從師取友于數千里之外伶傳顛頓雖道路之人莫不竊議其父之不慈也及覩其終則有一人焉不辨菽麥左成十八年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頑嚚無知又十八年頑嚚不友問之何人也乃向之足迹未嘗及門者也有一人焉知類通達為世名儒問之何人也乃向之顛頓數千里者也彼為人父者將使其子無知為愛耶將使其子有成為愛耶雖甚愚者亦知所擇矣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也欲成遠大之器其可循姑息之愛耶世之人自非伊傅之

生知太公之絶類乃欲不出都門坐致卿相脫塵埃之賤而日侍無間釋朱墨之勞而從容風議舍邊鄙之繁而深居禁嚴其初豈不甚美而可樂哉一旦而有大政事大議論大征伐大典章則皆心醉語塞流汗浹背傍徨而不知所對然後追悔前日之未嘗居外亦無及已歷觀自古公卿以未嘗更事而敗政害民者多矣愚者不必論也不肖者不必論也今獨以世之所共賢者論之賈誼一出長沙而計不自得是誼未免重内而輕外

也惟其重内而輕外故於天下之事不能徧察論正朔服色則近乎緩論系單于頸則近乎夸論三表五餌則近乎疏誼遷大中大夫以漢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悉更奏之帝謙讓未遑也為長沙王太傅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歲餘帝思誼徵之拜為梁懷王太傅賛曰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系單于其術固以疏矣使誼安於居外身歷天下之事豈有此失耶蕭望之一為郡守而内不自得是望之未免重内而輕外也惟其重内而輕外故於天下之事不能徧察其挑馮奉世則近乎刻其毀常平倉則近乎迂其

恥對獄吏則近乎躁望之為平原太守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云云馮奉世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兵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奉世還宣帝議封望之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不可為後法不宜受封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對獄吏事見前望之論注使望之安於居外身歷天下之事豈有此失耶與誼同時者未有居誼之右者也誼猶不可不更外事則下於誼一等者又可知矣與望之同時者未有居望之之右者也望之猶不可不更外事則下於望之一等者又可知矣昔者孔子之教人未嘗不使之多識天下

邑令之賤循循然安處之未嘗有卑小官之意豈非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耶嗚呼天下之事有逸必有勞天下之官有貴必有賤皆趨其逸誰任其勞皆樂其貴誰處其賤猶之於身有心腹焉有皮膚焉苟去其皮膚則何以衛心腹猶之於木有本根焉有枝葉焉苟去其枝葉則何以庇本根若在官者皆欲內而惡外則茫茫禹迹人主誰與共治之耶舉偏救弊抑揚之權正今日所當急

醯而却蚋聚羶而去蟻雖刀鋸日用亦有所不勝矣大抵上之人輕名器而輒以假人則多為之禁而奔競益甚上之人惜名器而不以假人則不為之禁而奔競自消論至於此則奔競不惟不當禁又且不可禁不惟不可禁又且不必禁也何以知其然耶唐虞三代之時禮義修明風俗淳厚凡為士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記聘義介紹而傳命敬之至也三揖而后至階一遜而后升所以致尊遜也禮如此其峻也三十而仕五十而爵記王制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進如此其迂也論

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同上司馬論辨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任如此其難也不傳贄為臣則不敢見諸侯孟滕文公章云分如此其嚴也然處之甚安守之甚固無滯淹之歎無僥倖之心是豈有法制以驅之乎又豈有刑罰以禁之乎亦曰上之人未嘗啓奔競之門而已蓋當是時持黜陟以佐天子者非皐陶稷契之徒即伊尹傅說之儔也持黜陟以佐諸侯者非隨會子文之屬即子產叔向之輩也是數聖賢者以公道而立公朝以

公心而臨公選材之外無餘位位之外無餘材天下之士道德苟充爵祿自至初無求於上之人則巍巍廊廟殆為無求之地故巧者無所用其智貴者無所用其權詐者無所用其謀諂者無所用其佞貪而往厭而歸躁而往靜而歸於斯時也雖求奔競之名猶不可得況有所謂奔競之禁哉逮德下衰禮義廢風俗薄名器濫左成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杜預注器車服也名爵號也爵祿輕唐陸贄傳德宗章梁道有

（獻不藥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諫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不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競成風莫之能禦權在於左右則為之掃門（前曹參傳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起掃齊相門舍人怪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掃此門於是為勃通參參乃以勃為舍人）權在於嬖寵則為之控馬權在於妃主則為之邑司權在於貴戚則為之主事高爵重祿如取如攜無不得其欲焉彼介然自守之士十年不調者有之（張釋之以貲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無所知名）三世不徙者有之（揚雄賛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

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六世不遇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而不奔競乎上之人既誘天下以奔競乃屑屑然制限年之舉禮記四十強而仕七十致仕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後左雄傳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本朝之制二十出仕七十致仕嚴三互之法著崇遜之論晉劉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乃著崇遜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平天下所以貴遜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多見其無益也然則爲人上者不必沮人之奔競勿勸之斯可矣不必罰人之奔競勿賞之斯可矣開其源

於唐虞三代之域矣風俗豈獨厚於古而薄於今耶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七